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树木书写

王蕾

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

摘要: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通过对都柏林城市生活的描写折射当时爱尔兰的自然资源枯竭以及生态灾难。乔伊斯长久以来被奉为城市作家的代表,导致乔学研究多聚焦于其有关现代城市生活的侧面。尽管《尤利西斯》呈现大量有关都柏林自然风光、气候变迁及其他生态元素的描写,但乔伊斯对都柏林生态环境的文学想象尚有待挖掘。因此,本文聚焦《尤利西斯》中的树木书写,以生态批评为理论视角,从爱尔兰的自然史、文化史以及生态史三个维度剖析该小说中树木书写的内涵,以阐释乔伊斯的生态自然观。

关键词: 乔伊斯;《尤利西斯》;树木;生态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10.061

詹姆斯·乔伊斯长久以来被评论界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代表,其小说以意识流写作技法全面而细致地呈现出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叶爱尔兰的社会文化生活。乔伊斯将《尤利西斯》的背景设置在都柏林,通过描写城市生活的各个侧面折射出爱尔兰社会转型中以爱尔兰传统意识形态与现代性思潮之间的冲突。以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为支撑的现代性文明催生了大量港口、码头、筑路、栈桥等人工工程,迫使都柏林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同时,爱尔兰作为农业国家主要以低价大量出口农林产品并修建初级工业加工厂为主要经济支柱。因此,爱尔兰乡村的农牧业和林业资源遭到致命性破坏,并对爱尔兰城市的自然环境造成重度污染,甚至引发群体性疫病。

尽管《尤利西斯》中呈现了大量关于都柏林自然风光、气候变迁及其他相关生态元素的描写,但传统乔学研究更多聚焦其城市文学的表征,有关乔伊斯文学实践中对自然环境的投射尚有待深入挖掘。《乔伊斯季刊》曾于2009年出版专刊,集中发表有关《尤利西斯》生态批评的论文,但大多探讨身体书写与动物主题¹;此后,2010年举办的爱尔兰生态批评研讨会上,有四位学者对乔伊斯小说中的生态表征做了发言报告,主要聚焦城市工业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²;此外,柯克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发行了乔伊斯生态批评的论文集³。上述学者的多聚焦于自然环境与城市化之间的冲突性,而乔伊斯小说中自然环境和生态元素表征自身所承载的爱尔兰文化尚未得到足够关注。因此,本文聚焦《尤利西斯》中的树木书写,以生态批评为理论视角,从爱尔兰的自然史、文化史以及生态史三个维度剖析该小说中树木书写的内涵,以阐释乔伊斯的生态自然观。

一、乔伊斯的树木书写与爱尔兰自然史

《尤利西斯》的《独眼巨人》一章中,乔伊斯将主题设置为酒吧众人对爱尔兰生态环境的讨论。“公民”作为强硬沙文主义者的代表,在酒吧谴责爱尔兰以牺牲自然资源为前提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对爱尔兰对英国大量出口廉价自然资源表示愤慨。对于前工业时代的英国来说,最耀眼的资源就是木材,“17世纪爱尔兰橡树的丰富供应与其他经济或政治因素一样,是英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⁴。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英国考文垂勋爵将爱尔兰的橡树成为英格兰的“木墙”,因为船只制作需要大量高质量的木材。约翰·伊夫林甚至将木材的传播与英国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宣称“英国海军对木材的需求是无法抑制的”⁵。爱尔兰是当时日益崛起的英国海军距离最近、价格最低的木材来源,导致现代资本主义林业管理方法与英爱木材贸易的融合。

除了英国对爱尔兰林业资源的依赖,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政府开始在爱尔兰进行伐木清林行动,以扩充可征收的农用耕地并为移民爱尔兰的英国居民改造农场。伊丽莎白一世以及斯图尔特统治时期的种植园殖民计划导致大量英国人和苏格兰人移居爱尔兰。大量涌入的外来移民人口导致了农耕土地需求量的飙升,加剧了爱尔兰植被的砍伐速率。由于建造制筒工厂、冶炼厂以及其他手工业作坊的需要,滥砍滥伐大行其道,使得爱尔兰的植被面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此外,该时期爱尔兰本土天主教徒群体的人口暴增也是爱尔兰植被骤降的一个主要因素。17世纪初叶至19世纪中叶,该群体人口从150万增长到850万。因此,爱尔兰天主教居民往往不会把爱尔兰植被退化的问题归咎于木材出口,这也是他们与爱尔兰新教居民的众多分歧之一。

面对以牺牲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土地联盟为代表的爱尔兰生态团体呼吁开展造

林运动，并指出应该对爱尔兰自然环境中的“本土要素与外来元素兼容看待”⁶。“公民”这一角色显然拒斥这种文化多元主义倾向，并对爱尔兰的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持有二元对立的观点。他并不了解早在早期基督教爱尔兰时期之前，爱尔兰的森林植被就已经达到巅峰。因此，他基于爱尔兰历史的半传奇叙事话语将英爱木材贸易与爱尔兰大片林地毁灭的厄运联系起来，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忽视了早在伊丽莎一世推行种植园计划时，爱尔兰林地就已经开始被毁灭。“公民”只看到拓植计划对爱尔兰林业资源的破坏，但对这场生态灾难的后果及其多元复杂的原因并不了解。他与爱尔兰消失的树木本质上是感性的。在他的脑海里，他们是虚幻的包含了爱尔兰人曾经经历过的森林的现状，他体现了在鲍德里亚的构想中当图像出现时，“怀旧的丰富作物就会生长并掩盖了深刻现实的缺失”⁷。他的怀旧之情确实指向了一个情感上真实的前因后果：一股贯穿后种植园爱尔兰的哀歌潮流文学表征。

二、乔伊斯的树木书写与爱尔兰文化史

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的《独眼巨人》一章中设置了“公民”与约翰·怀斯·诺兰就爱尔兰本应丰厚的自然资源逐步匮乏的讨论场景，其中醉酒的诺兰变型为名叫“爱尔兰国家护林员协会最高长官”的树木，与名叫“松岭冷杉小姐”的树木举行婚礼。这个戏仿场景折射出当时英裔爱尔兰人与本土天主教徒两个群体在植树造林议题的共同立场。这场树木婚礼简化了当时爱尔兰社会对森林砍伐的复杂态度，将热爱树木的两组理想主义者结合起来，其一是英裔爱尔兰人中的地主阶层，其二是有着天主教以及新教的宗教分歧的本土平民。从文化史的角度，这两组理想主义者都倾向于将爱尔兰的灵魂置于乔伊斯所说的文化相对贫瘠的爱尔兰乡村。在乔伊斯看来，这两个群体的主张与当时爱尔兰最为严重的现实问题脱节，即从农业传统向现代工业的转型。

乔伊斯将树木婚礼宾客名单中的绝大多数设置成女性的姓名，通过文字游戏弱化爱尔兰植树造林运动在爱尔兰文化史方面所承载的文化创伤。将《尤利西斯》放置在更为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考察，树木婚礼的情节设置揭示了爱尔兰林业资源的枯竭不仅是自然资源的丧失，与之相伴的还有爱尔兰传统习俗和文化实践逐渐被异域文化元素取代的事实。在1904年被官方编目的许多树木和灌木都以稀少或不复存在而闻名，诸如橄榄树、桃花树、雪松和含羞草等。而那些植被过剩的树木，例

如冷杉、榆树、白蜡树和白杨等，则受益于当时新教徒群体中的地主阶层和钢铁厂主阶层按照《1698年法案》进行的植树造林运动⁸，旨在弥补1688年至1691年间威廉战争对爱尔兰林业生态造成的巨大损失。乔伊斯所设置的宾客名单中英国姓名大大多于爱尔兰本土姓名，以此彰显了爱尔兰的其他文化传统也随着林地文化的退化逐步被英国工业文明所取代。

作为英爱贸易中爱尔兰出口的农业产品额典型代表，橡树在爱尔兰林业史中的起伏变迁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因此，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对作为生态意象代表的橡树的呈现往往与英国工业文明对爱尔兰文化的挪用和扭曲交织在一起。例如，指涉天主教群体的人物戈加蒂的头发色调是“泛着白橡树的颜色”⁹；天主教精英学校三一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布雷登律师的名片上则赫然印着奥克兰郡，其意译为橡树郡；男主角布鲁姆理想中的家庭陈设则包括摆放着《大英百科全书》的橡树书架以及用上好的罕见橡木制作的楼梯。诚然，当时的房地产销售都会列出许多橡木制品¹⁰。这些橡木制品是从消失的爱尔兰橡树林的历史中提炼出来的；但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对消费者恋物癖的批判，即对中产阶级的无意识吸收英国的价值观和对历史的压制进行了批判。乔伊斯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认真对待篡夺和背叛，这一橡木主题超越了对树婚礼的高调模仿，暗指英国工业文明与爱尔兰传统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然而，正如《尤利西斯》的整体情况一样，这个主题并没有反映出任何环境或文化损失的感觉。

三、乔伊斯的树木书写与爱尔兰生态现实

自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凯尔特之虎”时期，爱尔兰已经从经济上摆脱了经济低迷的状况。当时，从生态角度视角看来，爱尔兰依旧受困于生态灾难的后续影响。爱尔兰基于市场的信念和价值观网络发源于英国的工业文明，这套价值网络已经被19世纪末的爱尔兰文化话语体系所内化，并在“凯尔特之虎”时期被整合为爱尔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范¹¹。尽管早在1904年刚刚行使自治权的爱尔兰政府就开始推广“植树造林运动”¹²，但时至今日乔伊斯青年时代的爱尔兰所遭受的生态破坏并未得到长足改善。

乔伊斯在《独眼巨人》一章中以戏仿的方式呈现了不同群体有关爱尔兰退耕还林议题的讨论，并且超前地表达了对“生态多样性”的肯定。《尤利西斯》出版于1904年，而“生物多样性”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

进入学术话语体系。乔伊斯在该部小说中全面反映了爱尔兰当时的时代风貌，但作为以书写现代性城市生活著称的作家他在该部小说中也表现了对乡村的偏颇认知。他在《尤利西斯》中大量描写了有关都柏林的自然环境元素，比如植物系统、动物系统以及天气气候变化等，但这些生态元素的描写只有于人类生活以及社会文化生活发生关联时才能凸显其修辞意义。乔伊斯曾自豪地表示，如果都柏林城被摧毁，可以依据《尤利西斯》得以原样重建¹³。但这座城市记录在案的自然资源丰富性却是该小说描写中的一个盲点，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错失了作为“城市生物区域想象的文献典范”¹⁴的潜力。

生态批评从文学批评边缘地位中崛起的过程，曾被指责将政治议程以生硬地方式与文学文本产生连接。乔伊斯的文学实践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制度结构，尤其是源于自主主体的男性幻想的新笛卡尔二元主义现实，即被划分为主体/对象、心理/身体的二元对立集合。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构成了“主流伦理”的主体框架，并以此实现“自然的商品化”¹⁵。乔伊斯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呈现的艺术计划预示着后现代理论对二元对立的质疑和对单一主体的想象。因此，乔伊斯文学实践中对以都柏林为代表的爱尔兰生态现实的表征是与以生态为中心的后现代思想相一致的，即通过文学实践参与“对所有基本上赋予统治概念特权的等级制度的深刻质疑”¹⁶。

综上所述，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以树木书写的文学表征揭示了爱尔兰自然资源匮乏及其导致的生态灾难。在《独眼巨人》一章中，乔伊斯通过酒吧争论以及树木婚礼的情节设置表明了其对“生态多样性”的肯定。他将自然视为人类需要与之建立相互构成关系的主体，同时将生态批判理论应用于小说及其文本外的参照物，以爱尔兰的林业资源为切入点，阐明其对于爱尔兰传统文化亟须向现代性转型的需求。

参考文献

- [1] James Joyce Quarterly 46, nos. 3-4 (2009): 431-557.
- [2] 'Ireland and Ecocriticism: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Mary Immaculate College, University of Limerick, Ireland, 18-19 June 2010.
- [3] Brazeau, Rob and Derek Gladwin, eds. Eco-Joyce: Space, Plac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Writings of James Joyce. Cork: Cork University

Press, 2014.

[4] Duffy, Patrick J. Exploring the History and Heritage of Irish Landscapes, Maynooth Research Guides for Irish Local History, no. 12: 80. Dublin: Four Courts Press, 2007.

[5] Evelyn, John. Sylva: Or a Discourse of Forest-trees. Menston: Scholar Press, 1972.

[6] Aalen, F. H. A., Kevin Whelan, and Matthew Stout, eds. Atlas of the Irish Rural Landscape. Cork: C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7] Baudrillard, Jean.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ans. Sheila Faria Glas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8] Neeson, Eoin. A History of Irish Forestry. Dublin: Lilliput Press, 1991.

[9]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

[10] Muckcross Research Library. <http://www.muckcross-house.ie/library-files/former-owners>.

[11] Wenzell, Tim. Emerald Green: An Ecocritical Study of Irish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9.

[12] McLoughlin, John, ed. Discovering Ireland's Natural Woodlands. Dublin: Coillte Teoranta, 1992.

[13] Budgen, Frank. James Joyce and the Making of Ulys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4] Buell, Lawrence C.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 Plumwood, Val. Environmental Culture: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Reas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16] Oppermann, Serpil. 'Theorizing Ecocriticism: Toward a Postmodern Ecocritical Practic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13, no. 2 (2006): 103-28.

基金项目：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项目（19-ZZ-WX-11）。